

老板的鼻子

LAOBAN DE BIZI

(法国短篇小说集)

之 譯



这本书里的六篇小说，从两种俄译本中选
译出来：《Стальной Цветок》 Детгиз
1956,《Первая Получка》 Детгиз 1957.

老板的鼻子

—— 之 译

勒·祖斯曼等绘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

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书号：译0241 (初中)

开本 787×1092 耗1/28 印张1 1/2 字数29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R10024·2133

定价：(3) 0.11 元

目 录

	比埃·加瑪拉	
連枷.....		2
	爱弥尔·柏瑞斯	
許多人中的一个.....		12
	馬德林·呂復	
活人.....		22
	馬德林·呂復	
尼古莉的队伍.....		28
	比埃·加瑪拉	
字典.....		33
	洛瑞·布西諾	
老板的鼻子.....		36



連 枷

为您的健康和为和平干杯！这是本地的酒，用葡萄酿制的，就象我屋后浸在阳光中的十来棵葡萄藤上的那种葡萄。这酒不坏，真正是酒。和蒲根第〔注〕当然不能比，但这是本地酒，也就是一种特别酒。请注意，它有一股特有的香气。一句话……

现在我来给您谈谈貝那尔，不错，是的，那个老貝那尔。您的表兄弟很知道他。我叫他“老貝那尔”，因为他的头发白了，在淡红色的秃顶周围有着一圈白头发。这使他看来好象一只鸟儿。您知道，有这么一种长脚鸟……它们叫……一句话，他是当地一个身体结实的男人，一个标准的山民——瘦瘦的，全是血络和肌肉，手脚都很瘦，脸上是皮包骨，鼻子相当大，下巴向前突出，嘴唇很薄。他经常用嘴角笑。眼睛里闪出一种调皮的光芒。一个很不差的人！我从不知道他有过冤家。您知道，村子里总是有人爱和邻居吵架，有时为了家族间的老纠纷，有时为了土地——为了一块土地或者为了地界、为了一块从邻居那儿承受来的

〔注〕 蒲根第是法国东南部一个地方，以产红葡萄酒著称，这种酒也叫作“蒲根第”。

林地；有时只是为了某家的牲畜到了别人田里，吃了庄稼……全是这种事儿。貝那尔没有这种事儿。他和所有的人都合得来。他逢人就說“早安”，“晚安”，“你好嗎”。他打听打听消息，开开玩笑，給别人帮忙……日子一天天过去，村子里一切都是老样。

他住在我的下面，住在山谷旁边一所屋子里。时常可以看見他坐在門前一块石头上抽烟斗。他望着面前的山坡，望着下面的村子。他在想什么呢？怎么給您談这件事情呢？很可能他并不想什么，只是望着自己的乡土和自己的人民。这儿是他的故乡。他觉得这儿很好。他的日子过得不坏。也許，在心灵深处他惋惜他自己孑然一身。原来他没結过婚。他可以跟别人一样娶一个妻子，但他沒有娶，因为他不想結婚。的确，他心里是有些惋惜的。妻子儿女有时会产生不便，而且这儿土地不很肥沃，但仍旧……

他爱这个地方……他……怎么說得更清楚些呢……他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好儿子。他唱歌，新旧都唱。有人举行婚礼，碰到收割节日，他总是首先唱歌，从来不曾要人請过。“唱歌吧，貝那尔。”于是我的貝那尔把帽子往后稍为一推，开始唱比利牛斯山，或者从达克思来的黑眼美人……他的歌声很美。他时常說：“这是幽谷清声。”

我现在觉得这仿佛还是昨天的情景：他在路上走，移动着他的两条长腿，不慌不忙，經常跨着同样的步子。一个真正的山民！您看見过我們当地的这些老人嗎？他們有自己的走路样子：拄着杖，匀称地弯着两条腿。您望着他們会說：这样走他們是走不远的。您会以为很容易就可以赶上他們。那末請您試試吧！一个鐘点以后他們就会和您并行。他們往前走，完全看不出他們在赶路，接着您就落在他們后面了。老貝

那尔年紀虽有七十，爬山却好象一只猫。他滿臉皺紋，可是身体矯捷。噢，我跟你說，我仿佛現在就看見他。我仿佛看見他在那边山上的草地上放牛，或者割草，我仿佛看見他早晨坐在小屋子前面望着山头在嚼葱头……

現在您可以看看这个連枷了。我把它挂在这兒壁爐上面。我沒去碰它。我自己常看它。我也把它指給別人看，指給青年人看，把它的故事講給他們听：“現在你們可以看一看，这就是它。”这是我从貝那尔手里拿下的。这是一把老連枷，也許这是他祖父的，也許还要年代久些。誰知道啊？在我們这里，过去都是花了很久時間才做成一件东西的。做东西得花必要的时间，可是做出来的东西那真是挺好的……不，我并不怀念过去。机器是更其好些。在想到过去使用連枷很吃力时我就要問自己：当时的人怎么对付得了的？原来打谷要打好日子。請您想象一下：那时要用多少力气呀！您从沒拿过一把連枷吧？有一次一个亲戚来看我們。他想試試在頂楼上找到的那把連枷，可是几乎把他自己打痛了。使用連枷看来很容易，可是要知道怎样使用它，必須懂得打法。

对，这是一把很好的連枷。把手上有雕刻的花紋。請您走得近些，这样您可以看得清楚些。这些花紋是用手工刻出来的。只要一想，就可以知道刻这些东西得有多大的耐心！这上面刻的有花样，也有几何圓形的小紋路。在学校圖書館里，老师也有一把連枷几乎和这把連枷同样漂亮。我的那把連枷是老式的。把手和打木用一条皮带連起来。我敢向您肯定說，这条皮带是很漂亮的。

在漫长的夜里，老人们坐着做这种东西。在冬天四周都是积雪时，他们就坐在爐子旁边。老是睡觉是不行的。那时候他们就做各种东西，讲讲当地的故事。他们做什么？他们做木轆、木匙、木叉和小孩子的玩具……唔，他们还做什么？他们还做黄楊木和山楂木的木工。您自己试一试就知道，做这些东西并不简单，但他们是很有耐心的。那时候一切东西都要在当地做，一切东西都要亲手做……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啊？这是一件好东西。如果您看得不大清楚，您不妨再走得近些。我不把它拿下来，它经常就这样挂在这儿的。而且自从老人撒手以后，我就没有去碰过它。怎么来跟您解释呢……这不是什么吓人的东西，我只是尊敬它罢了。这好像是件遗物。如果連枷会开口的話，它会讲給我們听許多事情，而且还不止讲一个晚上呢。它轉过了多少手啊！现在请您想象一下，它干的是什么活儿。现在有打谷机。您只要把一捆稻放下去，谷子就会滚进袋里，谷壳自己脱掉。机器是不会觉得痛的——只要把它们擦擦干净，上上油，把汽油灌进马达里去就是了。人可要感到疲倦。肌肉不象机器零件那样可以調換。我們这儿现在已经不产很多粮食，可是如果用手打谷，那也得打很久很久……唔，这已经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在旧时人们是按照自己的能力生活的。进步可不是一天的事啊。如果说，用我这儿壁爐上那把連枷打谷的人复活的话，我想他们对于很多东西都会感到惊奇的……

貝那尔老爹的那把連枷原挂在厨房里。他时常指给我看。我熟悉这把連枷。我以为他是把它作为青年时代的紀念物而加以保存的。他記得那个清早就在打谷場上打谷的时代。而且他会使用这把連枷。

我跟您談什麼啊？……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發生。對於這些事情您知道得並不比我差。人們開始離開村子。後來就發生了下面一些事情。我不跟您詳細談了。這兒發生的事情在別處大概也發生過。我們的村子是一個普通的村子，並不大，也並不很富。在這兒，石頭要比良田多，有許多森林。我們的地方從來不是一個富區。有人說：“噢，你們真運氣！這是一個多么安靜的地方。”可是我要跟您這樣說：戰爭臨頭，沒有一塊地方是安靜的。當然，這兒沒有舞場，沒有電影院，這是不錯的。這兒都是山嶺。山嶺、山毛櫸、樺樹，山頂上還有一個湖泊。當然，在某一個意義上說來，這兒是安靜的。沒有電車聲音來打擾您。可是，我再說一遍，戰爭是到處都會感到的。不論您在這兒那兒，它總會找到您……

當我現在想着這一切時，我覺得戰爭一起，貝那爾就開始改變了。他已經沒有笑容，也不唱歌了。這全不是為了他年老體衰或者腐化墮落的緣故，絕對不是。很難說是什麼原因……他變了個樣子，就是這麼回事。您會說那時候所有的人都改變了，而且都是有充分原因的。的確如此。可是對於貝那爾說來，並不完全如此。可能，這是他一種無法表達的悲哀，或者是一種無法發泄的憤怒。在他遇到本村里的人時，他就打聽打聽消息，而且消息可真多啊！有人給逮去了，有人離開村子去看妹子了，因為妹子沒有接到丈夫的音信；最後還有這麼多村子有這麼叫人難受的消息……一天一天過去，事情連續發生，情況沒有好過。正相反，四月底據說杜林的兒子死了，那是一個多好的小伙子啊……唔，下面這一切事情，譬如說跟德國講和啊，逮去的俘虜啊，貝當^[注]和他手下的那幫人啊，實施糧票制度啊，那些生下來就不知道父親的孤兒啊等

[注] 貝當（1856—1951）是德國法西斯軍隊占領法國時投降德國的法奸。

等,我全都略而不談了。不,不,这一切我都不講給您听了。我再来談貝那尔。在我現在想起他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他的臉容是我們全区里的人的臉容。仿佛在他一个人的臉上表达出了所有的人的悲哀。这不容易解釋……我得承認,那时候我是不了解这个的……

請再喝一口!这酒不坏吧?味淡,可是很香……

战争发生以后,我們越来越聞到火药气味。战争中的那几年,我們現在已經没法把这一年和那一年分开了。当然,我們可以說在1941年发生了哪些哪些事情,在1943年发生了哪些哪些事情,可是这几年仍旧构成一个整体。这是很沉痛的年代。您以为这个年代可以忘掉嗎?

貝那尔所遇到的下面一件事情,是在胜利前两星期内发生的。老人显得更衰老了。仿佛油干灯草尽,眼看就要熄灭,不是一下子熄灭,而是一点儿一点儿,在不知不觉中熄灭似的。他越来越少說話,不出家門,不离开园地。我們看見他弯着腰用鋤头刮地,动作都是顫抖的。有时他面对山谷坐着,蹣跚一团抽烟斗。他的臉消瘦了,甚至头都仿佛小了一些。他戴了一頂山民的大帽子,头完全看不出来了。人們說:老貝那尔活不长了。我送了他一些烟草。他最缺少的就是烟草。我覺得他已經抽了好些时候栗树叶和菩提树叶,甚至还抽过艾草……但他还是关心时事,时常向我打听消息。我在回答时看出了他那种低头不語、想心思的情景。

在胜利前几个星期,希特勒的党卫队开到我們的地区里来了。他們搶劫了山那边的村子,可是在这儿山下他們还来不及胡搞,因為他們就要开走。他們是可怕的。这个党卫队是帝国师里的党卫队——您知

道，这一师就是随后穿过法国西南部逃走的……

那天早晨我正在貝那尔家上面一点的山坡上割草。从那山坡上我可以看見道路、貝那尔的房子和山谷。就在这时候出了下面一件事情。在十点鐘……不，在十点半，两个党卫队員爬上山来。他們一直走到貝那尔的家門口。一开头我就看見他們。他們朝村子走来，走到貝那尔的屋子前面站住了。他們仿佛有些犹豫不决，后来彼此講了几句話，接着就笑了起来。他們两个人都有武器——每个人有一支冲锋枪。两个人都穿着灰色軍服，皮靴上都是灰尘。老人坐在石头上抽烟斗，望着山谷。他听见他們的笑声以后就轉过头来，依然坐着不动，只是轉了轉头。一只母雞在路边咯咯叫。这是貝那尔的母雞。我現在还可以想象出这是一只棕紅色的肥母雞，那时它在草里刨土，咯咯叫。两个党卫队員看了看那只母雞，又彼此談了几句話，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其中一个向母雞跳去，想抓住它。母雞拚命逃走，狠命叫了一声，那时候第二个党卫队員就动手去捉母雞。我在山上那块草地上全都看見了。

我看着两个党卫队員追赶一只棕紅色的母雞。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道路上滿是阳光。我看見白色的尘地上映出了那两个穿着大皮靴的坏蛋的影子。两个人笑着。我很是生气，但我还是望着他們，望着那只母雞。他們捉不住它。它走弯路，飞入空中。但最后他們还是把它逮住了，其中一个人摔断了母雞的脖子。这是一个穿着开領軍服的大高个子干的。他抓住了母雞，把它举在头上——喀啦一响！——很有本領地結果了它的生命。当时我沒看到貝那尔，可是我立刻就看見了他。他走出家門，跨着小步子向党卫队員走去。他走近路边。他們的

背朝着他。我听见了他们的笑声。这是一个可怕的感觉。我知道立刻就要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了，但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却不是我所料到的。我感到了恐惧，一种和……怎样来说得更清楚些呢……和满意相混合的恐惧，虽然“满意”两字也实在是说不上。这是一种感到他们笑不长久的感觉。那时我知道不会发生理想中的结果。请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山脚边的孤村。当然，我们有游击队，可是那时情况很简单：两个带着冲锋枪、刚刚撵死一只母鸡的党卫队员和笔直朝他们走去的贝那尔老爹，还有一个在上面山坡上望着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镰刀的我……我能做什么？下面是两个党卫队员，可能路上还有其他的……

事情发展得很快，快得比谈这件事还要快。开头我不明白。我对自己说，现在老人要狠狠地把他们痛骂一顿。骂人可能很危险，因为他们都是些恶狗，不过如果喝得凶，他们会呲着牙齿退走的……不错，我刚才讲了什么啊？……那时老人走了过去，两个土匪就转过身来。他们看见了他。贝那尔举起双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呢？连枷，那把祖传的连枷，那把在打谷场上用来打谷、打蕎麦的连枷。他只有这么一把连枷。但，我已经跟您说过，他是会使用这把连枷的。他有熟练的手法。我看见老人挺直身子，仿佛这时他不是个老人。他的腰部又能伸缩自如。使用连枷可不这样方便。但他可那么灵活地挥动把手。我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连枷上的那根打木已经呼呼地在空中响起来了。皮带很牢，那根打木也是很结实的。这是一根打过了很多穗子的木头……他用连枷一下子打在第一个党卫队员的太阳穴里。第二个党卫队员来不及开枪。老人又打了一个转身，用手一挥，把第二个也打中了。我看见他们在跳跳蹦蹦，仿佛喝了过多的新酒。我觉得老人更高

大了。他繼續一下一下打着……这个簡直无法描述。只有一个艺术家才能把当时的情景描写出来。老貝那尔的动作正如他在打谷时的动作。他一下一下地打个不停。連枷在伸开四肢的身体上发出呼噜声。老人沒有停手，他打了又打……我对自己說：他快要把他們打成泥浆了。那时我就走下山去。現在应该小心，在那几山下的党卫队员可能发觉不見了两个同伴。必須把他們当作俘虏那样速走……您真該看看这两个家伙！俘虏！經過貝那尔打过以后的党卫队员！貝那尔簡直发狂。他一下子把所有长久隐藏在他心里的憤怒和痛苦都发泄出来了……請注意，他原可以拿起棍子或者鉄叉的。但他拿起了連枷，那个他上代傳下来的武器，那个他自己用来敲打这儿出产的粮食的武器。現在老人作了一次完全不同的收割。一次悲哀的收割，是不是呢？

他只是在我几乎要跑到他面前时才停了手。他在草上坐了下来，手里拿着連枷，望着两个党卫队员。您不妨相信我，这两个人的臉上是很不光彩的。真可怕！老人打他們，您知道，是象打谷那样打的……我走近前去。在我面前，老人又是疲倦不堪，形容憔悴了。汗珠順着他的腮帮子和皺紋上流下。白头发披散着。我領他走进屋子，他馴服得好象一个孩子。我扶他上床。晚上他發燒了。他是一个結实的老人，可是这次他用力过度，終於把身体搞垮了。他还拖了几天。大概他終于沒有知道胜利已經到来。他死了。

我們把那两个党卫队员帶上山去，藏草垛下面。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是下面的党卫队员并沒上山到我們村里来。当天晚上他們接到回国命令。他們沒有時間来找寻那两个被我們埋葬在山里的伙伴。他們不敢上山来。他們吓坏了……

这就是全部故事。我拿了老人的連枷，把它保存着，当作是一件遺物。我講到这个故事时就把它指給大家看。您明白，老人並沒有发瘋。他拿起連枷，用它当作一件武器，因为德国人不讓他过幸福日子。对他說来，幸福日子就是住在故乡，种好粮食，收割它們。連枷就是用来打粮食的。但糟蹋粮食的人就該倒霉！我講得不清楚，但您自己明白我要講的是什么。这件事情使我大吃一惊。要知道，老人想用它作另一种的收割，而这把連枷呢，不妨說，在它一生中已經見識过許多粮食了。如果它愿意談談的話，它要好許多晚上……战争真是一桩坏事……

請您再喝一口。您几乎沒有喝。我从地窖里又拿出了一瓶酒……不，不，請喝干了吧……这个酒还不差吧？噢，当然这不是蒲根第……为您的健康和为和平干杯！



許多人中的一个

那天晚上，拉利最后一个下班。他走出邮局那扇专供职员进出的门，仔细地打量各方。在他确信大家都已走散，没有同事在盯他以后，他才跑到街上，躲入乌黑的夜色里。

他有一个愿望，想要一个人待着，完全与世隔绝。除出在这儿乌黑的街上以外，在任何什么地方，即使在旅馆中自己的单人房间里，他也不觉得是完全孤独的。现在可以有空闲工夫来想想在他脑子里已经盘踞了好几个钟点的心思了。

这样看来，稽查主任也是抗战组织中的一员。正是这个心思使得拉利心神不宁了。他觉得这个新发现把他自己也改变了。在中午时他还只是一个勤勤恳恳干活儿的最普通的邮局职员，而且跟他平日一样为人。现在可完全变了，在他面前展开了新的生活道路，虽然这整件事情是一件最普通的事儿。

稽查主任从办公室门口把他叫去，对他说：“五号窗！让一个人代

您几分鐘。請您上我这儿来。我要問您一件事情。”这时，他預感到情况有点严重。

拉利走进稽查主任办公室以后，就全都明白了。两个穿着便服的人站在稽查主任写字台的旁边。毫无疑问，这是两个盖世太保^[注]。他們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商标”。这两个人身上有些地方和某些人相似，拉利同几千个难友在俘虏营里，曾經受了这些人两年的迫害。

拉利的背上起了一陣寒慄。盖世太保！……这两位先生要他干什么啊？“我沒和別人吵过架吧？”拉利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在脑子里盘算着。“他們不用什么理由就可以把人逮起来。就說蒲萊街上那个被奸細告发的同事吧。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他不小心說了两句話：‘对亚尔薩斯來說，这是一个奇怪的解放……但这是不长久的！’另外一个女同事也被逮去了。有人在德軍司令部里告发她，說她拒收一封沒有貼上邮票、要寄給一个住在巴黎的德国人的信。她被送进监牢以后，就不知去向了。这些告发的人还是法国人呢！”

象閃电一样，这些惊慌不安的思想在他脑子里閃了一下。但拉利还是安慰着自己。不，他完全相信他没有做过什么事可以使他受到迫害，也沒說过一句不小心的話。而且这两个家伙都是軍官。这是可以賭咒确定的。但尽管他們客气地笑着，他們还是有些不大满意。这是可以根据他們眼鏡后面的严厉的目光和皺紧的眉头看出来。但稽查主任朗但尔已經来給他解釋了：

“这是拉利。我們大家都管他叫‘最后我滿意了’。你們知道，我們法国人喜欢給同事起各种各样的諱名。这样似乎更温暖些，更亲切些。拉

〔注〕“盖世太保”是希特勒手下的秘密警察。

利到我們局里工作的时候，他老是說一句有趣的話：‘最后我滿意了。’对不起，我把話題扯到別處去了。現在我再對你們重說一遍，我從沒見過一封給范賢的留局待領的信。當然你們不一定相信我。但拉利處理留局待領信件已經好幾個月了。可能有一封信或者一張明信片我沒注意到，或者干脆我忘記了。兩個人的失錯機會要少一些……拉利，請您告訴這兩位德國郵電檢查處的代表，您記不記得有一封給一個叫作范賢的人的留局待領的信件……”

現在，細雨打着他的薄雨披。在這種細雨下，拉利又感到了一陣寒慄。這陣寒慄並不是由於寒冷，而是由於他想起了他所說的這句話：“不，我覺得沒有這樣一封信。”

這是他的謊話。他盯着笑容滿面的朗但爾看，剎那間撒了一個謊，甚至臉都沒有紅一紅。只是朗但爾的笑跟蓋世太保的笑是不同的。這是慈祥的笑，勉勵他的笑，懂事的笑。這個笑似乎在說：“很好，拉利！我和您的行動是一致的。”

非常清楚，稽查主任說他從沒見過寄給范賢的信件，這也是謊話。這些信是有過的。這些信每星期要來三四次，有一個很有禮貌、可是有些神經質的人來把它們領去，這人的證件是完全合法的。難道記性很好、幾乎每天都在檢查留局待領信箱的朗但爾會忘記這些信件嗎？誰會相信這個！但這位老人竟會這樣面不改色地和蓋世太保談話！對，如果說起滑頭的話，這真是一個大滑頭！

德國人走了以後，稽查主任直望着拉利的眼睛說：“親愛的朋友，請您原諒我！我只能這樣做。我覺得他們不相信我，因此我招您來幫忙。我很不願意使您處在這種尷尬境地，尤其因為您先前是個戰俘。我一

向很重視您，絕不願意使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但請您自己判斷一下吧，讓他們去找出這個范賢的蹤迹是絕對不行的。如果他們注意這個人，那末他大概是抗戰組織的一個成員。總之，他也跟您我一樣，是一個法國人。您不會對我生氣吧？”

拉利什麼也沒回答。他伸出一隻手來，稽查主任緊緊地握着它。拉利覺得稽查主任還想說幾句話，可是忍住了沒有說出來。如果稽查主任想說他也是這個龐大秘密組織的一個成員（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組織中一個成員的名字，這個秘密組織的名稱却是眾所共知的），如果他想說他也參加了抗戰組織，那末他不說，拉利也已經猜出來了。他所做的，也正是他的內心所指點的。

拉利就這樣一步步慢慢地在夜晚的街道上走着，腦子裏翻騰着不安的念頭。他並不怕冷風，可是肩膀伸得很開，彷彿有一隻友愛的手把牠們拉直了。他渾身充滿着一股素來沒有的自豪氣概。

拉利用手摸了一摸面孔，突然發覺它被雨淋濕了。我的天！真是一場大雨！這樣可能會傷風的。想起傷風，他覺得好笑了。傷風！但您不願被槍斃吧？他甚至覺得這些不是雨點，而是淪陷的巴黎滴的、沒有聲息的冷眼淚，在這兒每個人在任何時都可能遭到橫死，成為地上一灘鮮血。對於德國人的問話回答幾聲“不”，就足夠使人遭到慘死。而拉利剛才卻回答了一聲“不”。也許，為此巴黎也在哭了。

這種思想比他預料的要使他緊張得多。“噢，現在他們要注意我了……現在必須特別留神，這是性命交關的事兒呀。”他吓得加快步子。現在他知道一個參加抗戰組織的人了。這很重要。尤其在這時候，